原上的花儿

◎李灿华

我的门外，是一片起起伏伏的原野。清晨，我走出院子，原野的风扑面而来。那空气可真新鲜，像在水里洗过一样清凉。时间是晚春，刚刚醒过来的草伸胳膊踢腿，点头向我问好。我们像熟人一样。

在满眼翠色中，又有一些新的花开了。这里，每天都给我惊喜。从开春到秋天，花儿赛跑似的开。有些花开得时间长，有的花及时开及时败，所以季节有属于自己的花，月有属于自己的花，日子也有属于自己的花。但也有耐力持久的花混淆了季节、月份和日子，一日日开着，有足够的力气。比如蔷薇，从五月开呀开，一直开到菊花开的时候。哦，这些花儿，常常让我陷入迷惘，以为原野上那些时间忘记了走路，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这些花儿住在这一片原野上，她们和我比邻而居。院子的篱笆是我们的界线，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地盘和空间。我在院子里生活，整理我的菜地，搭架子种黄瓜种豆角。花儿在篱笆外开自己的花。我们相安无事，各自过着日子。我时常去拜访她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们没有办法跑来看我，只好慢慢挪动着身体，努力靠近我的篱笆。

这些花可真有趣，当一朵蓓蕾要绽放时，叶子簇拥着她，茎儿努力挺直脖子，高高举起她，根在地下暗暗使劲，只听“噗”的一声，花瓣展开了！在原野上有多少花开就有多少植物的齐心合力。往往一夜间，抬出很多花朵。原上花开，好像就该这样。可是，这开花的原野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谁开了第一朵花？最初的种子又是打哪来的？是风送来的还是鸟衔来的？或者有一匹枣红的马跑过这片原野，在扬蹄长嘶的当儿，抖抖长鬃，抖落掉了一些花的种子？反正我知道，没有人去撒播。这些花从哪里来，无人知道，一些花消失了，也无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每年总有陌生的花迁移过来，也有本地的花搬家到其它地方。这些微妙的变化，在不动声色中进行，等我发现时已经到了下一年。

我在院子里种花，把花种在花盆里，培土，浇水，捉虫子，我伺候着她们，然后是长长的等待，在焦灼中等来一些报答。原野上的花可没有这样傲慢，她们总是及时地开花。赶着花期开过一拨又一拨，干旱无阻，风雨无阻。她们有着无所畏惧的勇气。所以，我更偏爱原上的野花。

我的这些邻居很美丽，那朵蓝花精致小巧，微微合拢的花瓣就像谁不经意间丢下的一个叹息。那种黄色的花，花开两瓣捉对成双，恰似蝴蝶欲飞的翅膀。还有一朵朵白花手拉着手，星星燎原般开出一片又一片。在这片原野上她们是理所当然的主人。被草拥戴着，被远方的群山呵护着，她们总是喜气洋洋的，即便有些花落了，马上有其它的花补上，时间和空间都被挤满，哪里还有缝隙容纳她们的悲伤？

周围有那么多惹我生气的事，我总是发脾气。那些原野上的花脾气实在比我好，风吹折了花蕾不恼，雨打了花瓣不急，大黄蜂啄了花蕊也不在意，甚至不急于结果实。

我是那样喜欢我的邻居，等我要喊她们的名字的时候却着了急。很多花儿我根本不知道叫什么。附近的一个农人指给我，喏，这个叫打碗花，喏，那个叫胭脂花，那个旁边的叫蒐丝子。还有，还有，花儿实在太多了，难为住了经验丰富的农人。农人讪讪而去。我只好送给她们一个共用的名字------“可爱”。当我叫她们的名字“可爱”的时候，我的声音并不大，原野上的花儿都听见了。她们一齐扭过了脸，望着我微笑。

家有芳邻是件让人快乐的事。我从原野上那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走过，我的芳邻一路护送着我。我回来，她们笑着迎接我。我蹲下来抚摸一朵花时，她们却羞涩地躲我。红的，兰的，紫的，白的.....繁复的花儿濡染了我的眼睛也濡染了的生活，我眼中的世界是那样多姿多彩，这让我分外愉快。白天，我在原野上画画，花儿争先恐后般跑进我的画布。傍晚，我扛着画夹回来，把画好的画摆在房间里，白炽灯下，那一原野的花儿好像全开在房间里了，生活可真有意思。

蜜蜂从很远的地方来这片原野上采蜜，嗡嗡地飞来飞去，当它离去的时候，扇动起翅膀，一些细碎的金光纷纷掉在地上。我呆呆地望着，哦，总是看不清楚哪是阳光，哪是蜜蜂的翅膀。

我站在门前极目远眺，整个原野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风从天尽头吹来，掀起浪涛，那些花儿是珊瑚，是浪花，是鸥鸟，是风帆.....眼前的景象让我一阵阵眩晕，我在巨大的眩晕里心灵悸动不已。

其实我最喜欢做的事是夏天的晚上躺在一片草丛间，听着纺织娘弹琴，等着露水落下来，枕着一川花香，数星星，看月亮。然后慢慢睡着了，醒来时东方万道霞光。

春天，草青的时候，花儿来了。草和花儿从小青梅竹马，就像我们需要一个伴，聊聊天天，说说心事。有野草的地方就有野花。有野花的地方就有野草。秋天到来的时候，草黄了，花儿也开遍了。为一年的胜景画上一个圈。草和花相约来年还一块玩。

岁月催人老，去年孩子还喊我姐姐，今年他们喊我阿姨，我老了。可是那一片原野上的野花啊，蓬蓬勃勃地开着，还是那样年轻。

生长。冯光福 摄

油坊

◎钟读花

粘稠，油香漫溢，犹如一种复杂的、不离不弃的情绪。这些年，老油坊，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感觉，存留在我的记忆里。绵醇的，怀旧的，一个生命记忆的节点。

油坊，是用来榨油的，豆油或者花生油、菜籽油，我们本地，多的是黄豆油。那个时候，似乎每一个村庄，都会有那么一两座油坊的。这样的油坊，通常比较原始、简陋。建在村头显眼处，或者村庄的中心位置。房屋，只有三四间，分为内间和外间，内间用来储存黄豆或成品的豆油，外间则是榨油的地方。一架榨油机，耸立在正中；一口大大的铁锅，蹲坐在某一个墙角，一根烟囱连接着锅灶，然后伸出房外，将一串串黑烟，送上青蓝的天空。外面，挂一简单的招牌，书写“油坊”二字，白底红字，在时间的浸染中，色彩渐趋黯淡，那“油坊”二字，就给人一种油腻腻的感觉。

其运作方式，自然是农家作坊式的。所以，一座油坊，并不需要很多人，只有三四个人就够了。我喜欢那种看上去极其笨拙，而原始的榨油方式。榨油机，简单得让人感到某种简陋的担忧。中间一根粗大的圆形铁柱，铁柱上布满螺纹，铁柱的下部，是一个圆形的光滑铁盘；上部，同样是一个圆形铁盘，不过，四周装有几个把柄，可以用来旋转罗盘。整座榨油机，底部用木垫固定住，那种“木垫”更好地接通了地气。用黄豆制成的“豆垛子”就放在两个圆盘间。乡下人管那种圆形的豆饼盘叫“垛子”。大粒的黄豆，被粉碎后，先放进大铁锅中蒸煮，蒸后的黄豆颗粒，就放进垛子中。垛子的底部和周围是一个圆形的稻草圈，稻草将黄豆兜住，不至于漏掉。挤压之后，豆饼上常常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像是一些附着的记忆。本地不产稻草，那些稻草，应该是来自遥远的南方。油浸的稻草，仍旧透着一种草绿的色彩，倔强地闪烁着来自南方的某些特质，稻草极其干净，像南方某日闪亮的天空。

我喜欢看那榨油的过程，确切地说应该叫“压”油。几个垛子，摞在一起，放进两个圆盘之间，就可以“压”油了。两三个工人，转动榨油机上面的圆盘，用力旋转，圆盘就会顺着螺纹向下挤压。你能听到被挤压的吱吱的声响，像是一种快活的呻吟。那种旋转，一定是得用上很大的力量的，我看到他们把衣服都脱掉了，只剩下一件简单的衬衫，挂在身上，襟怀是散开的，饱绽的肌肉裸露着，散射着生命的强悍和力度。大滴的汗水从脸颊上流淌下来，脊背被汗水滋透。他们不停地擦着汗水，人，气喘吁吁。豆饼垛子，在力量的挤压之下，贮存其中的豆油，就顺着稻草缓缓流出，淅淅沥沥，通过稻草的草尖，滴进下面的沟槽里，然后再顺着沟槽，流入油池之中。我常常注视那一根根稻草尖上的油滴，它们凝于其上，轻微的颤动后，决然而下，让人油然而生某种兴奋；再看那些稻草，流过豆油后，依然光亮着，青润着，让人想到田野间，清风吹着的葱绿的稻田；油槽是不锈钢的，豆油从里面流过，遗下一道淡黄色的印痕，在不锈钢光滑的面上，滋着，洇着，变得异常的柔和、滋润；油池中已聚集了很多豆油，油面上，一些淡黄色的泡沫漂浮着。

榨油的人，习惯拿一把“油勺”，在油池中舀动，凝神地看着黄黄的豆油从油勺中缓缓地流下，复又注入油池中。一下，两下……那样做着，有一种不厌其烦的满足。人的脸上充满了喜悦，容颜散溢着一种明亮的光彩。做完后，人便坐在一边吸烟，悠然地望着门外。枣木璇成的油勺，被放在一边，紫红的色彩，油浸之下愈加闪亮，像反复打磨的一些生活的影像。

明晰着，深刻着，泽润着。

孤独

◎顾江龙

孤独很美，也很残酷；
孤独很酷，也很萧索。
孤独是命定的曲高和寡，
无法摆脱的如影相随。
清醒地活着，
就会有一种深刻的孤独。
追求完美渴望优秀的历程，
便是漫漫孤独的踯躅。
孤独是一杯浓浓的苦咖啡，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孤独也有层次。
肉体的寂寞只是低层的孤独，
而灵魂的孤独则是生命的顽症，甚至绝症。
就像婚姻可以找到，
而爱情却很难找到一样。
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一点即通的会意，
精神与精神春水暖流般地融合，
是多么让人惊喜与惬意。
孤独又能战胜孤独者才是优秀的，
因为孤独可以使人的魂灵游移于肉体之外。
冷静思辨地剖析人生、剥离自我，
真实而深刻地明晰自己的生命状态，
从而确立自我人生之取向、存在、发展。
我爱孤独，
希望孤独的感觉伴我一生。
因为从孤独到超越到更高层次的孤独，
可以使个体单薄的生命渐入丰富，
使生命有限的空间迈向无限。
摆脱沉重的肉身，让精神纵情高歌，
或悲或喜，都是一种生命的极致。

深爱雨天

◎卢微

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深爱上雨天的；我也不知道，深爱雨天，是因为它潇洒的浪漫，还是因为它美丽的伤感。深爱雨天，任小雨淅淅沥沥地打湿了宽阔的街道，也打湿了我单薄的衣衫，我不撑伞！总觉得用伞撑起一方晴空，便是辜负了这雨的亲切，雨的缠绵。

细雨敲窗的静夜，我独坐斗室，熄灭了灯，燃起一枝小小的蜡烛。在那烛光明灭闪耀中，静听那窗外的雨声如歌。此时，我觉得似有一支幽婉的钢琴曲，在耳边悄然响起，那叮叮咚咚跳跃的每一个音符，都沉醉着我的心灵。总是会在雨天，想找个心爱的朋友共享。于是常常在雨天叩响了友人湿湿的大门。任她在开门的一刹那，带着满脸的诧异与惊喜，读我骄傲又惬意的神情。甩甩长发上沾满的雨珠，我神采飞扬。然后，我们坐进她的小屋，暖暖地捧一杯香香浓浓的热茶，静享雨天赋予我们的这份美好浪漫的氛围，体味着勿需言语表白的心灵的相通，这是人生中多么难得的一种境界啊！我真的无法不为此而感动，我也无法不为此而深深地感谢雨天。

深爱雨天，即便是瓢泼一般痛快淋漓的大雨也毫不例外。无法出门，便躲在家里看雨。那雨滴最初落在窗上如露珠一般，一颗颗密密麻麻地闪着亮。然后，那露珠终于站不住脚，顺着玻璃跌落下来。于是，那窗上便有了好多条似小溪样的雨线，曲曲弯弯地向下淌着。就这样看着，常常入了神。也有时候，选一个凉爽的雨天，盖上被子蒙头大睡上一觉。总是会睡得香香甜甜的，说不定还会做个好美丽的梦。偶尔，也会在雨天，听着几首怀旧的曲子，或者捧读一本感伤的诗集，心情也随之而阴郁，像布满乌云的天空。然而这孤独，这感伤，也是如此美丽而动人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得到，都能感受得出的。

深爱雨天，不管是细雨霏霏，烟雨蒙蒙，还是似瓢泼，如筛豆；深爱雨天，不管是潇洒，是浪漫，还是美丽或者伤感；深爱雨天，不管是独坐斗室，静听雨声，还是与朋友共享，呆望那一幕雨帘…… 我，深爱雨天，深爱在我生命中悄然而至的每一个美丽的雨天！

莲在江南

◎刘学刚

莲在江南，犹如菊开东篱，是一种遥远的妩媚。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人生最幸采莲人。乘一叶扁舟，载一船清香，携一帆柔风，低眉抬眼之间，望不尽白云碧水、绿叶红莲。此花端合在瑶池，人间能得几回现？惟有江南，惟有水光潋滟的江南烟雨空蒙的江南，才能滋养出这般绝世的红颜。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留残荷听秋声。

徜徉在诗词歌赋的古典里，很古色古香地触摸莲花，我阅读的手指如呼吸梳过美女的云鬓，是一种麻酥酥绵软软微颤颤的感觉，眼睛被一些些嫩藕鲜荷润泽着，不由得湿润润亮闪闪清澈澈了。此刻，莲花就在我的掌心。古典的莲花，简直就是一个美丽温柔娇艳的代名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古典的莲花，象征着端庄静美优雅高贵的东方神韵。在诗词的长河中，撑一支长篙，向莲花更花处漫溯，眼睛是快乐的。

北方杯水难以邀莲。江南多水，多以莲为芳名的女子，在江南的夏天开放，悠地飘着清香。选择夏天，去江南采莲，我觉得，在柔婉可人芳香醉人色彩迷人的莲花面前，勇敢地吐露真诚，是一种忠实生活回归自我从心灵出发抵达心灵的率真表现。爱写在诗笺上，却埋在面具里，到了中年，再去做个采莲人，却要跨过一座长长的廊桥。那是横亘在红尘与理想之间的一座桥啊，等在季节里的容颜也只能如莲花般的开落，红衰翠减。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就在夏天，就在今年，打点心情，架起小船，去江南采莲。

“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
启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2018年，改革开放的征途将走过40周年。40年，承载着多少梦想与荣光；40年，流淌着多少青春与故事。在这短短的4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人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在这40年的改革大潮中，我们共同脉动，共同见证，共同受益，衣、食、住、行有了根本性提高，事业、家庭、生活质量上升到了更高层面，每个家庭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每个人都经历了精彩故事。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自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甘孜日报》特别推出大型主题策划“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活动。

改革开放40年来，你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邀您讲述！

征文要求：

(1)故事，以小见大、小角度切入。从希望的田野、乡村蝶变、我的高考、出行之便、乔迁之喜、丰衣足食、多彩生活、生活保障、我的创业、精彩人生等方面，讲述普通家庭在这40年发生的可喜变化，反映我州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体现老百姓越来越充盈的幸福感。

(2)每篇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

(3)每篇稿件提供2—3张配图(JPG格式、相机拍摄、3M以上、原始大图，不作任何处理)。

征文评奖：

对见报稿件，除按规定给予稿费外，征文活动结束后，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从所有见报稿件中评选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奖3篇，在报纸上公布并颁发获奖证书，同时对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分别给予3000元、2000元、1000元的奖励。

投稿方式：

稿件(文、图)均以电子文档方式发送至邮箱gzrbyjzw@163.com。投稿时须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通联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杨燕
联系电话：13990470117

甘孜日报社
2018年5月15日